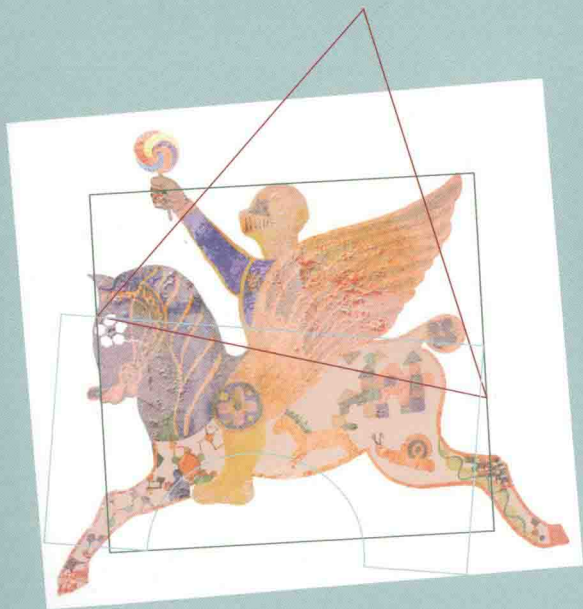


永远的菲利普

O Filho Eterno



[巴西] 克里斯托旺·泰扎 著

Cristovão Tezza

马琳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永远的菲利普

O Filho Eterno

[巴西] 克里斯托旺·泰扎 著

Cristovão Tezza

马琳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3-5252

© Cristovão Tezza 2008

by arrangement with Anja Saile, Literarische Agentur, Berlin, German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远的菲利普/(巴西)泰扎著;马琳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ISBN 978-7-02-010239-6

I. ①永… II. ①泰…②马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巴西—现代 IV. ①I77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2698号

责任编辑 欧阳韬 曾少美
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10千字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 8.625 插页1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14年3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239-6

定 价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MINISTÉRIO DA CULTURA
Fundação BIBLIOTECA NACIONAL

Obra publicada com o apoio do Ministério da Cultura do
Brasil / Fundação Biblioteca Nacional

巴西文化部 巴西国家图书馆基金会资助出版物

献给安娜

我们想要讲述真实，却无能为力。
在描述事物时，我们尽可能忠实于原貌，
但结果总与现实存在着差别。

——〔奥地利〕托马斯·伯恩哈德

儿子就像镜子，
父亲从中看到自己。
父亲亦如镜子，
儿子从中看到未来。

——〔丹麦〕索伦·克尔恺郭尔

“就是今天了，”女人说，“就现在！”她提高了嗓门，伸手去抓男人的胳膊，他看起来心不在焉。

是的，心不在焉，也许吧。他就像个临时角色，已经二十八岁却仍未真正开始生活。严格地说，除了些许美好的期望，他一无所有，寂寂无闻。他如同一具快乐的行尸走肉，这快乐偶尔令人不悦。如今面对着怀孕的妻子，他仿佛在这一刻才看清了事实：孩子，他的孩子就要出生了。男人十分开心地笑着，来吧！

四年来，妻子一直从各方面给予他支持，此刻正在他的搀扶下等电梯，时间已是午夜。阵痛使妻子面色苍白。她好像说了“羊水”或什么类似的词。男人没留意，他脑

中一片空白，这是他第一次做父亲。明天，他将和孩子一同获得新生。他需要放松，从家出来之前，他把一小瓶威士忌装进上衣兜里，另一个兜里装着烟。他想起一部卡通片：一个男人在等候室不停地吸烟，一根接一根，直到护士、医生或其他什么人将一个小包袱递给他，又说了几句很有趣的话。看到这里，所有人都笑了，是的，这场等待很有趣。我们都扮演着这些角色：焦急的父亲，幸福的母亲，微笑着的医生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表示祝贺的陌生人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时间将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向前奔跑，一切都将不可避免地围绕着新生命飞速旋转，直到很多年之后才会停下来，也可能永不停息。整个场景都已经为迎接新生命而布置到位，身在其中应该表现出幸福与骄傲。生命的诞生值得尊敬，我们有一整个字典的词汇适用于这一神圣的场合。

男人发动他那辆黄色的甲壳虫，准备出发。两人沉默不语，但都觉得会有好事发生。他小心翼翼地倒车，尽量避免车尾剐蹭到柱子，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两次。此刻他

知道吸取之前的教训，就好像他在孩子要出生的同时经历着自我重生，他喜欢这个看似意义深远的类比，虽然他依旧心不在焉。心不在焉是他的常态，因此他烟不离手，香烟如同燃料，为他这部永不停止运作的机器提供动力。他的理想好比一片宽广无垠的土地，广阔却荒芜，只有对还未成型的未来所寄予的空洞期望。“我确实一无所有。”男人会这样对自己说。他的现实生活同他的理想一样荒芜。

“没房子，没工作，没安宁。不过现在，我有儿子了。”男人想象着这样一幅画面：他挺着啤酒肚，表情严肃，做着收入有保障的工作，墙上挂着一张完美的全家福。不，这不是他的生活。他注定要走文学这条路，这样的人必须优越于其他人，不为普遍游戏规则所束缚。这不是夸耀，要真正优越于他人就要谨慎、隐忍，要面带微笑。总结来说，他是活在边缘的人。男人没有不满，不满是一种偶尔能让人迅速摆正自己位置的情绪，他还未成熟到能够拥有这种感受。目前他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维持生计，也许这一现实会让他开始感到不满。他经常笑，压力便借由笑声

释放出来，这是他唯一的减压方法。

在接诊台，护士礼貌地要求他们押张支票做担保金。一切都发展迅速，是的，是的，羊水已经破了，他听到了。填表办手续时，“职业”这一栏让他犯了难，他差点就喊出：“有工作的是我妻子，我……”在妻子被搀走前，他们又说了几句话，本该流露感动之情的两人在旁人的注视下表现得很严肃。一件大事正在发生，充满戏剧性，对于生命的诞生，我们总过于敏感，因此他需要尽量平静，假装这一过程并不存在危险，就好比——这比方有点荒谬——即使有人正将他妻子推向鬼门关，他也必须认为一切正常。男人再次感到自己对医院的恐惧，不仅是医院，其他所有气氛严肃的办公大楼都让他感到恐惧。大厅、拱顶、柱子、小窗口、队列以及它们的愚蠢都令他害怕。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官僚作风，即便是这小小的接诊台也不例外。片刻之后，男人在某个病房见到了躺在床上的妻子，她脸色苍白地冲他笑了笑。两人拉着手，羞涩得像是犯了错的孩子。床单是蓝色的，病房里几乎什么陈设都没有，连脚步都会

有回声，就像走在教堂里。男人又一次觉得有一个最初就存在的错误，他经常有这种感觉，但却说不清错在哪里。这很痛苦，但很快他就将这些都抛到了脑后。时间正飞快地向前奔跑。

好像有人在说什么，他没听清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他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。“现在几点了？”“入夜了。”此刻男人正独自坐在医院走廊里，面前是两扇带圆窗的门。他不时透过窗子窥探几眼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男人脑中一片空白，若能有什么想法，那肯定是：“我现在一如往常，独自一人。”这样就好，他挺开心地点了根烟，又从兜里掏出威士忌，喝了一小口，继续着属于他的哑剧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的生活到目前为止都还算顺利。他并没有一心想着即将出世的孩子，而是在思考他自己的未来，当然这包括了妻子、孩子、文学和他的未来。他承认自己从未写出什么好作品，只有一本糟糕的诗集，里面是他从十三岁起到上个月为止所作的诗，诗集名为《春之子》。诗歌无情地扯着他的头发，拉他落入俗套，但他觉得该为此时刻

作几句诗，却搞不清目前究竟发生着什么，只是感觉一切都会顺利，因为他希望一切顺利。生活在边缘的人需要冒险，否则就必须忍受体制的摆布，“那就是狗屎！”他差点喊了出来，随即又喝了一口威士忌，重新点上一根烟。

男人二十八岁了，还未从文学院毕业。他总是喝很多酒，放声大笑，漫无目的地阅读。他的文章全部堆在抽屉里没有去处。他曾参加过一个戏剧团，如今他每年还会去那里拜访一次，那是他童年梦想的延伸，他借此寻找往昔的美好时光，却只是徒劳。男人成长于七十年代，他习惯凭直觉去解决问题，并为自己的特立独行感到骄傲。许多年后，他也许会用冷漠的口吻说：人很难重生。他辅导一些学生写作，帮硕士生校对论文，任何主题的论文都可以，因为他只负责语法问题。他放弃了成为钟表匠的梦想，或者说是这一职业放弃了他。若他还有点商业天赋，肯定很适合做个商人，但若能重来，他仍想成为钟表匠，这完全出于他儿时对机械以及精细手工的喜爱。

不管怎么说，他觉得自己是个乐观的人。男人笑了，

现在他就像卡通片里的主人公，依旧独自一人在走廊里等待。他又喝了一口酒，初为人父的喜悦渐渐涌上心头。一切顺利，完美的全家福已挂上了墙。孩子将使他的生活更完整，但他相应的也要做出一些牺牲，也许要进入体制。面对这个矛盾，他只能笑笑不语。这倒也不错，至少现在他是“完整的”、“真实的”，他很高兴这些响亮的词汇最终能用在自己身上。这是人的自然天性与社会属性的对决。他质疑这些人云亦云的词汇，希望自己能够无视它们的存在，但那只是他一直以来的幻想，从未曾实现过。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，才能避免被平庸且无个性的日常生活所吞噬。“真实”无需任何词汇来修饰，它存在于永恒的不安与短暂的空想之中，它是人们眼中闪烁的光芒。

男人又咽下一口酒，就快到达极乐世界。他想为这一刻营造一种神圣的氛围，只属于他自己，别人无从体会。仿佛导演领演员走位：要怀着这种心情，走到那个位置，笑一笑。要这样从兜里掏出烟，然后坐在那个蓝色长椅上，等着你的孩子出生。你跷起二郎腿。心里想着你不想陪同

生产过程。现在流行父亲在产房陪伴生产，那是如宗教般神圣的参与。现在人把什么都搞得像宗教般神圣。男人仿佛听到自己说：“但你不参与。”如果年纪再大一点，他可能会说：“我的世界是精神层面的。孩子只是我的一个想法，妻子也只是一个想法，有时事情会按我们所想而发展，有时却与之相违背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都无法如愿以偿，但随着时间流逝，我们会开始为其他事情操心，又会有新的想法。他不想提前知道孩子的性别。在之前产检时，黑色的小屏幕上显示出孩子的超声波影像，孩子在黑暗却温暖的环境中动了动。这是一个新的生命，与性别无关。那时他和妻子对医生说他们并不想知道性别。影像看起来一切正常，这才最为重要。

时间仿佛停止了，走廊里格外安静。他偶尔能听到远处传来细碎的声音：脚步声、关门声以及含混的窃窃私语。这些声音带着微小的回响，显得很庄重。他想象着之后的生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，他希望一切尽量保持原样。在妻子恢复期间，他有足够的精力继续以前的生活：即使连日

睡眠不足，依旧能喝着啤酒，抽着烟，笑着讲故事。他即将成为父亲，这角色将使他人的人生更具威严。他确定自己会是个好父亲，孩子会成为展现他思想的舞台。他已经准备好向孩子讲述自己对整个世界的看法。他记起了《春之子》中的一些诗句，它们将被发表在《文学杂志》上。“是的，那是很美的诗句。”他想。诗人善于提出建议，他们通过比喻告诉你该怎样做，成为怎样的人，怎样呼吸，如何观察世界。每一个比喻无不是对人类美德的回响。他觉得自己头脑中充满了人道主义思想，仿佛是游走于乡间的吉卜林^①。在寂静的走廊里，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，他差点放声大喊：“我的孩子将是我所有品质的最有力证明！”仿佛是一个理想世界——在这里，普遍宗教精神在国家灵魂中暗暗生长；在这里，有略缺乏理性却超凡卓绝的理想；在这里，有上帝的绵羊复生后所享有的无限安宁——在边缘诗人们身上，尤其是在他身上，得到了解放。理想世界的非理性表现有：“留长发，穿凉拖，一切重在感觉，自

① 约瑟夫·鲁德亚德·吉卜林（1865—1936），英国小说家、诗人。

然地生活，性自由，人人平等。”需要有人逆流而上，否则体制会扼杀一切，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的个人使命。然而某个环节出了差错，他却没有察觉到，因为他的生活一直不安定。“我的生活还没有开始。”他喜欢这样说，像是在为自己的无能辩解着。他花费多年心血致力于……致力于什么？文学、诗歌、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、创作，致力于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一项伟大工程，这么多年了，完全没有结果！孤独是很好的借口。这个城市到处都是人才，而他的文学作品平淡无奇。他创作的故事，有一些最终出版成书，但在他看来，每一页都有瑕疵。他有本青年文学类小说在全国范围内发售，但几个月后，他和圣保罗的某位编辑就再版问题吵了一架，“我们需要在再版时删掉这一段，因为内地的一些女教师对这段描述提出了抗议。”最终这本书没有再版，他也没有再坚持与编辑争论下去。

他认为那些作品并不能代表他的文学风格。三个月前，他完成了《抒情恐怖主义者》这本书，他的写作有所提高，

但仍未完全成熟。他尝试着挣脱大师们的影响，通过理智的指引，脱离繁杂的信息，到达感知世界。他不再是一个诗人。他永远地失去了一种崇高感。对于诗人来说——这也许过于老生常谈——崇高感是写诗必不可少的原料。光有对崇高的理解还不够，这只能把创作引向模仿，他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他需要勇气和力量来把所有语言汇聚到身边，同时避免陷入荒诞。“我和诗歌之间存在不相融合的部分。”他为自己辩解。创作诗歌就像信仰宗教，而他向来不具有任何宗教情感。独自在沙漠中穿梭的人可能会通过写作来定义他的孤独。这份孤独不是悲伤，而是他的使命。最终男人得出一个让他感到有些痛苦的结论：我从来就未曾真正独自一人过，现在看来——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术室的门——以后也不会了。不久前，他开始创作一部新的小说，名为《苦难试演》，这作品就像是把他的生活工整地誊写到纸上，不只他的生活，他用充满讽刺的语言书写下所有人的生活，无人幸免。书已经完成了三章。“这是本快乐的书。”他想，“我需要一个‘开始’来开始一切。”